

巨鹿文库

解连环

王小鹰 著

巨鹿文库

解连环

王小鹰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解连环/王小鹰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9.3

(巨鹿文库)

ISBN 978-7-5458-1719-5

I. ①解…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13601 号

责任编辑 杨柏伟 何人越

装帧设计 汪 昊

技术编辑 丁 多

· 巨鹿文库 ·

解连环

王小鹰 著

出 版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7.125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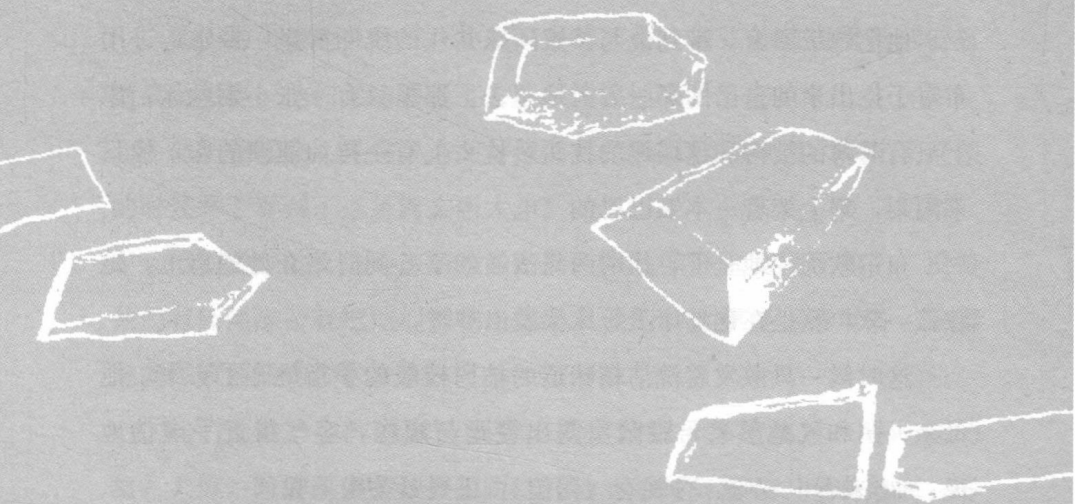
ISBN 978-7-5458-1719-5/I·454

定 价 30.00 元

目录

- 1 他和她的 ABC
- 17 意外死亡
- 65 解连环
- 139 点绛唇

他和她的 ABC



A

这条街很僻静，街两旁都是梧桐树，粗壮繁茂，枝桠在街中央纠葛，密匝匝的树叶让人宁静也让人骚动。

夜幕合拢的时分，这条街昏暗、静谧、漫长，淡紫的路灯像诗歌也像幽灵，单身女人不敢进去，相伴着男人的女人却拼命想进去。

他和她看到这条街时不约而同地收住了脚步，她情不自禁轻轻地“呵”了一声，他冲动地用手肘撞了她一下。

他们相识两个月了，互相十分倾心，于是心里都生出了一个欲望，这欲望在亲昵的交谈和偶尔的触摸中飞快长大，他俩互相望着的眼睛灼亮得能把对方融化。

他把她带回家，带到他与爹娘阿妹共住的统厢房里，带她走进用布帘子拦出来的自己的那一方天地里去。那里只有一张小钢丝床，床上只有薄薄的被褥和瘪塌塌的枕头，枕头上有一摊油渍渍的印，像只莱阳梨，梨上架着一本皱巴巴的《电大语文》。

布帘软绵绵地垂下，他的两只滚烫的手心同时烙在她的肩上，她膝盖一软，跌坐在钢丝床上，床架发出呻吟。

这时候一只散发着洗洁精味道的枯树枝般的手指挑开了布帘，他母亲一团和气地笑着，眼睛里露出警觉与窥探，客气得近乎虚伪地说：“出来看电视呀，今晚有《渴望》，正要紧关头上呢。”

她无地自容地站起来，面孔像只熟虾。他浑身的轮廓像是用钢筋

焊成的，他默默地领着她走出布帘，默默地领着她走出房间，默默地领着她走到马路上来。马路上灯火璀璨像条河，河上游着许多蠕动的小蛇。

他们默默地走着，肩与肩相碰，臂与臂相擦，引起触电般的颤栗。

他们走过一家电影院。他掏钱买票，卖票的把钱推出来：“早开场了！”他又把钱推进去：“半场也看。”

他们忐忑不安地走进漆黑一片的剧场，相互邻近着却看不清眉眼，他颤抖着摸索到她的手，贪婪地捉住了不放，手心涔涔地出汗。他们的胸膛几乎都要迸裂开来，他们僵直地坐着望着银幕，思想已被欲望蹂躏得无可奈何了。他突然手上使了把劲，她便一脑袋歪在他的肩上……

“妈妈，我看不见了！”坐在他们后面的孩子哇地喊起来。

“同志，对不起，朝旁边靠一靠，这里有个小囡。”一只手轻轻拍了拍他的肩。

他们的头倏地分开了，心里沮丧得要命，紧张的肌肉得不到安慰而疲惫不堪。他们无味再坐下去，便惶惶地逃了出来。

他们在马路上晃悠了许久，像两只无枝可栖的孤雀。在几乎绝望的时候终于看到了这条街。

他们屏息敛气地踏进幽邃的街面，黑暗像潮水淹没了他们，没等他们有任何准备就把他们揉作一体了，他们的欲望终于舒展开，手脚淋漓尽致地活动起来。

他们昏眩了一阵渐渐清醒过来，突然听得耳边煽过一串吃吃的笑，大惊，睁开眼望去，只相距三五尺处的树荫里有一对和他们一样拥抱着의男女。他们相视一笑，心笃定了，依偎着朝街的深处踱去，

他们这才发现每一棵阔大的梧桐树下和隐秘的街门洞里都被亲爱着的男女们占据了，暗黝黝的街顿时变得温馨起来。

他俩找到了一片墙，二楼突出的晒台与梧桐树梢接住，使这片墙幽谧起来。他们很满意。他把她推到墙边，双臂绾住她的肩，她抬了下眼皮，晒台的落叶窗中溢出薄薄的灯光，还有叽里咕噜的语声。他贴着她的耳朵说：“看不见的。”她便在他手中顺从了。

“你好秀气哩！”他说。她很感动，她知道自己脸上有雀斑和青春痘。

一张树叶落在他肩上，她把它捏起来，惋惜地“啊呀”了一声。

这天他们回去得很晚，差点误了末班车。

以后他们经常到这片墙边来，来的时候总是心绪焦灼不安，回去时总是满足而亢奋。

梧桐树叶从嫩绿变得浓绿又变成铜绿，最后是褐黄赤红地五彩缤纷了。过了这最辉煌的一刻，那叶子便开始一片一片地落下，于是那片墙一点一点地裸露了。

这一天，他们依然来到墙下，空间布着迷蒙的雨丝，已有些许寒意。他们更紧地依偎着，那树叶接成的天棚已是千疮百洞，幸得雨云低重，星月无光。雨打在疏落的叶子上，发出单调而清丽的滴答声，愈使他们平添了万种情意绵绵。

头顶上晒台的落地窗中溢出薄薄的灯光，给一片雨丝镀上幽幽的银色。

突然，砰地一声从天而降，一团东西从晒台上飞出来，在平滑的街面上炸裂了。

“你搵，我也会搵的，索性把这个家搵碎了吧！”落地窗中又飞出一个女人带哭腔的声音。

砰！哗啦！哐啷！晒台里像发生地震。

不一刻，大门洞冲出个怀抱婴儿的女人，嘀嘀咕咕地骂着、抽抽泣泣地哭着，踢踢蹦蹦闯进雨幕。

“站住！你站住！”先是男人粗糙的嗓音追将出来，后是男人阔壮的身影杀出来横在女人面前：“你上哪儿去？啊？寻死呀，毛头还在发寒热！”

“就寻死，管你屁事！我和毛头寻死，不称了你的心，你好跟那白骨精睡一只被筒……”

“嚼蛆！你闭嘴！有话到房间里去说。”

“你还怕给人家听见？哼，我不怕，横竖横索性面子统统撕烂……”

那女人边骂边哭边走，那男的死拽住她不放，那毛头干脆恣意地嚎叫起来。

这条街的尽头及时地亮起两团雪亮的光环，随着有喇叭的嘀嘀声，一辆分不清颜色的小轿车渐渐驶近了，车头灯的两条剑一般的光柱扫射着水淋淋的路面。

那女人闭住了嘴，仍僵持着立在路中央。这条街很窄，小轿车咣地一声煞住了，两道光柱不偏不倚投在那面墙上。

他和她迷蒙地抬起充满爱的眼睛，惊讶地发现自己被罩在通明的光亮时，就跟电影院里银幕上的男男女女一样。她拼命把脸藏入他的颈窝内。他侧过身，用自己的背脊挡住灯柱。

那个女人和那个男人同时望见了这一幕，便同时感到一阵惊心动魄。

轿车又驶动起来，光柱一点一点从墙上划过去，墙又溶入温暖的黑暗。

“雨下大了，毛头……你要冻病的，进去吧。”那个男人重新开口时嗓音变得软和而含糊。那个女人不作声，由那个男人轻轻地拥着，进门去了。

二楼的落地窗关上了。二楼的窗帘拉上了。二楼的灯熄灭了。

四周又复于安静，雨丝悄悄地拂着那堵墙。

一阵风飘过，卷落几片残叶。

第二天清早，天放晴了。

二楼的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双双出门，那个男人推着自行车，那个女人抱着婴儿。他们跨出门洞时，不约而同地朝那面墙望去。墙淋了一夜的雨仍是湿漉漉的，墙下，水门汀的石板上，有半指深的四只脚印交错着，脚印里浅浅地盛着雨水像面镜子。

那个女人和那个男人都像着了魔似地怔住了，痴痴地盯着那曲折的脚印。

初阳从云隙中拼出几缕清光，那脚印中盛着的雨水像四面小镜子闪亮，最后的残叶悠悠荡荡地落下，有几片正巧落在镜子上。

B

傍晚的时候马路上总是有许多的人，不知从哪儿来，也不知到哪儿去，急匆匆地像一群被人掏了窝的蚂蚁。黄昏的色彩把一张张面孔涂得十分浓艳，都像化了装等着上戏台似的。马路让人觉得拥挤、纷乱、疲惫、俗气。

他稍稍落后了他两步，他的眼睛竭力想摆脱她的身影，然而无论他把目光避向哪里，她的影子总是在他的视野内，时时地勾起他沮丧的情绪。他觉得整条马路上的女人就数她最没光彩，那些来逛大上海的女人士虽土，却也有一些土的鲜艳。他努力着要落后她，希望马路上的人以为他和她是陌路人，然而她偏偏时不时地扭过头撩他一眼，皱一皱眉。他懂得她那一眼一皱眉的意思，她是嗔他：走快点，怎么那样娇贵，轿车乘惯了路都走不来了？

“喂，你抽空看看这篇通讯。”吃早饭的时候她趁机对他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她去订了份法制报。他一边喝牛奶，一边浏览那张报纸。那篇通讯记述了一个男人喜新厌旧的故事，过程都老掉牙了，只在尾声处异峰突起。那男人离婚不成，陡起歹念，欲图谋杀妻子，在火车上点燃装满雷管的手提包，造成一场骇人听闻的翻车事故。

这个男人笨得要命，什么法子不好杀人，偏去爆炸火车。他为自己忽然而生的这个想法大吃一惊，一口奶呛到气管里去了。

“这种男人的心怎么忒狠？他有什么好下场？身败名裂！给他一粒花生米算便宜他了！”她愤愤地说着，目光像把锐利无比的刀子在他脸上划来划去。

从一个模糊的时间开始，他不愿意与她一起上街了，而且他变得很忙，各种各样的会议演讲、接待，马路也疏远了，只是从小轿车的车窗里匆匆地掠过而已。

有一回她试探着问他：“晚上总回得这么晚，是在跳舞吧？工会组织交谊舞训练班，我报名了，下回带我去开开眼界？”他坚决否认有什么舞会，并说一个男人在舞会上带着个老婆，那还有什么魅力？

她所在的单位送来了烫金的请帖，请他为全体职工做一次“人

生、事业、爱情”的演讲。他推辞不了，去了。他有十分的口才，他的演讲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散会后，单位的领导请他到办公室稍候，说小车马上就到。她偏偏说：“不用小车送的，我们散散步，顺便去接儿子。”他心里发狂的咒骂她，却也只得附和地笑笑。

她停下来，偏着身子看着他，等他赶上了，轻声轻气地问：“是不是做报告做累了？”他哼了一声。他讨厌她对自己温柔，这使他心里增加歉疚。他记得许多年以前他多么渴望温柔，那时他夜夜祈祷：只要有个女人站在我面前，她便是我的老婆。于是，她就成了他的老婆。她应该算个不错的老婆，她为他养了个像模像样的儿子。当你不想她时她并不妨碍你，当你需要她时她便像春风般地围绕着你。

她太适合你了，适合得不存在一般。然而并不是每个不错的老婆都能引起你的激动。

他勉强与她并排走了几步，他看不惯她走路时上身微微前倾的模样，成天像赶什么似的，他觉得一马路人都在讥讽地看着她和他，他恨不得拔着自己的头发逃离这个世界。

突然间西天像镀了金似的辉煌起来，穿过密集地晃动的人头他瞥见一张无可比拟的面孔，犹如一轮满月落进一条混浊的河中。他顿时血液加速心脏扩大，有几个幽静的夜晚令人销魂的兴奋倏地击穿了他整个身子，紧张、渴望令他脚步紊乱踩着了跟前一个男人的鞋跟，那男人回过头呵斥：“眼睛戳瞎啦？阿乡，荡马路荡得来哦？”其实只是稍稍蹭了一下，无伤大雅。她偏偏还不甘寂寞，相帮他回敬人家：“不当心碰着点总归有的，你骂人干什么？”那男人弹出眼珠准备大动干戈，他连忙息事宁人地道个歉。他恼恨地瞪她一眼，没文化，在马路上寻相骂让众人看猴戏呀？特别是，对面那张无可比拟的面孔正渐

渐地逼近。

倘若没有身边的她，他将拨开人群朝着对面的她冲刺，然后与她双双踏遍城市的每条马路，并且手挽着手。由衷的悲哀淹没了他，让他窒息，随后又凝聚成刻骨的仇恨。他紧走几步，她赶上了；他又落后几步，她又侧身停住等他。他觉得有一条褐色的赤练蛇紧紧地缠住了他。待他重新仰起脸，那张无可比拟的面孔却不见了。天空幽暗起来，几抹残存的晚霞像从被剪开的鸡脖子里淌出的血，他的心境也幽暗起来。

她用手肘撞了他一下，一个十分亲昵的动作。他却像被蛇咬了一口。“你看，今朝报栏前人特别多呐！”她仍是柔情蜜意地说。他知道，今天的晚报上有一篇关于他的专访，并且还有一张他的近影。“走，我们去看看。”她拽住他的衣袖。他像掸去一条刺毛虫似的挣脱了，轻蔑地扫了她一眼。

这时刻人群中有人唤他，他寻声望去，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却怎么也想不起姓甚名谁了。“忘了我了吧，大名人了嘛。”那人挤过来跟他握手，热情得简直要把他手臂甩脱臼。他只得表示很熟稔的样子应道：“哪里能忘了你，啊哈哈……”那人便按照熟稔应有的礼节闲扯起来：“你最近在忙什么呀……听说某某某出了本集子呢……某某某最近要高升了……”

她紧紧地挨着他站着，目光炯炯地看看他，又看看那人，希望他能把她介绍一番。他装作没看见，只顾与那想不起姓名的人扯闲。他希望那熟人能快点打住话题道声再见，可那人是个万分周到的人，你不说走他决不说道别，总显得与你有诉不尽的心里话一般，他亦不能先道别，一来怕落个架子大的名声，二来那人或许是什么重要人物

呢？他吃力地支撑着笑脸，左一句右一句地应着不着边际的话题。

“这位同志什么时候请到家来坐坐吧，时光太晚了，儿子在幼儿园里要等出心脏病了。”她终究忍耐不住遭此冷落。那熟人捶他一拳：“老兄，夫人在边上半天怎么也不介绍介绍？”一边与她握手，一边用审视的目光在他和她之间划来划去。她得意地、害羞地抿嘴笑笑，他希望此刻来个地震把自己埋了。

他们终于与那人道出个再见。他浑身筋疲力尽像一场拳击赛中的失败者。他和她常常进行这样的格斗，而每每以她的胜利而告终。

他和她错开两步，就像一条中段被剔空的剩鱼，鱼头和鱼尾单剩一根赤裸裸的鱼背联结着。

“喂，你往哪儿走？连儿子的幼儿园都不认识了，这样的爸爸只好打零分！过马路。”她拔直喉咙喊着说，如入无人之境。

此刻马路上车辆成灾，车头咬车尾，车壁贴车壁，她催他快穿过马路，他冷冷地说：“那么多车，寻死呀？”她白他一眼：“真有点像阿乡进城了，现在是红灯看见哦？”说着她一步跨下人行道游刃有余地在车与车的空当间穿行。

她从一辆小轿车和一辆公共汽车的空隙间穿过，她生过儿子的身躯并不苗条，此刻夹在两辆车中却显得娇小而动人了。她左右扭动着臀部在车与车的空当中匆匆穿过。然而就在她即将穿过的那一刻，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街口交通灯突然闪现绿色，马路上顿时喇叭轰鸣，满街停滞的车辆一起耸动起来。她慌神了，应该往前窜偏偏身不由己往后缩，缩进死神的杳冥里，汽车司机亦慌神了，应该踩刹车偏偏加大油门，只听得惊天动地咕叽一声——

他突然像落入无底的黑洞，他发疯似地奔到马路中央，看见那辆

黑色的轿车底下有鲜红的血汨汨地淌出来，血和西天边残存的红云融汇在一起，把整个世界染得血红。他听见儿子撕破嗓子喊妈妈，他的心如刀绞一般，他的脸像座背阴的黑褐色的岩石。

她的血肉模糊的尸体被整理干净了躺在灵堂里的黑幕后面，她的瘪陷的胸前横着一束鲜花，那是他献给她的。追悼会规模不大却很隆重，他写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悼文，他优美无比地朗读了，他流下了男子汉的热泪。人人为他对她的深情而唏嘘不已。

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们都认为像他这样年富力强的男人应该续弦，于是那张无可比拟的面孔理所应当出现在他身边了。他挽着她的手臂高雅地在马路上散步，来往行人不时地向他们投来羡慕和赞许的目光……

“当心——！”她惊呼一声。他抬头一看魂飞魄散，一辆高头大马的载重卡车正逼在跟前，山似的压过来。她狠命拽了他一把，他就势扑在她怀里，卡车隆隆地贴着他的屁股驶过去了。

她抱住惊魂未定的他，疼爱地嗔道：“吓死我了，还好还好，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呀，呆头呆脑地又在构思什么文章了？以后过马路一定要集中，万一出了车祸，叫我和儿子怎么过？哦，我想都不敢想……”她的眼睛湿濡起来。

他定定神，盯着她那熟悉得令他憎恨的面孔。人行道上有许多人正点点戳戳地评判他们，他发现自己仍被她拥抱着，逃也似的挣脱出来，撞开车与人的屏障。“散开，散开，没什么事！”交警驱赶着人群。

“儿子真要等得眼泪鼻涕了！”她像年轻了许多，脸上显出胜利者的骄傲和患难与共的好妻子的贤惠，紧紧地追上了他，顽强地与他肩

并肩地走着。

这时西天边残存的晚霞欲遁未遁，格外艳丽。而马路却被灰色的暮霭笼罩着，像一条蛇般地扭了起来。

C

相隔百米之遥，中间还有层层叠叠晃动的人头，她还是一目了然地认出了他！

这条马路东西走向，她由西往东走，背着夕阳；他由东往西走，朝着夕阳。他的脸被余晖映得十分光彩。

他一点没有变，时光似乎没在他身上留下任何痕迹。他仍是那样修长，没有一点发福，额前飘着一绺乌黑油亮微卷浓发，那样满不在乎的飘逸，那样不修边幅的洒脱。那个站在十几年前偏僻的小火车站上的他，眼中含着能熔化人心的爱情，信誓旦旦地对她说：“等着我，我很快就会来接你们的！”

她找了他好长一段时间，四处托人打听他的处所。当初，她经历了逐渐绝望的等待，如钝刀子割肉般的痛苦，听得人说他已另娶淑女时，她奄奄一息地诅咒：永不再见他，永不！后来她的境遇渐渐好转了，她获得了世风所举的文凭，获得了一份不错的工作，还获得了一个舒适可依的小家庭，房子、丈夫、孩子。似乎命运该补偿的，人生该得到的也都得到了。满足间她滋长出想见见他的欲望，什么也不为，只是见见面。偶尔曾风闻他且不怎么如意，她想见他的欲望便更强烈了。她找一位旧时的同学打听他的住处，那同学摇摇头：“谁都不知道他住哪，他和谁都不来往。据说前几年不知为什么受了个处

分，这几年又和老婆闹离婚，大概混得不好，无脸见江东父老吧！”那同学随即又诡秘地笑笑说：“你打听他做什么？还想和他重续旧情么？他呀，真是现世报，要是他不甩了你，恐怕也不至于如此倒霉了。”她一丝不苟地审慎自己的感情，没有，并没有想重续旧情的蛛丝马迹，过去的爱和恨早已寿终正寝了。她只想见见他，像一个故人一般。

她终于迈动脚步往前走去，人行道上人如流，你不去人家也会推着你走。他也正迎着她走过来，他们中间的空气像弹簧一般一点一点被压缩，从而具有了巨大的爆破力。

她的心像一柄小鼓锤答答地击着，她紧张地摆弄自己的眉眼鼻子，选择最适当的面部表情，面对他，该喜该怒该笑该怨？

他朝着西天的余晖满脸亮堂神情鲜明让人一目了然。她看见他一边走一边偏着头跟身旁的女人说些什么，两只手还在空中做着某种手势。是的，他身旁的确翩翩然挨着个女人，她才发现，脑袋便嗡的一下涨大了。原来就是这条狐狸精叼走了他的原本属于她的心么？胸膛里不知哪一处隐隐地扎痛起来，那寿终正寝的爱和恨像吃了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又伸拳踢脚地复活。

她骇人清晰地记起他曾经害得她活着仅比死人多一口气，她应该恨他，她听到他落魄的消息应该十分解气，她应该借此机会畅畅快地羞辱他一番的。于是她迅速地调整面部肌肉双眉吊起，眼皮低垂，让寒嗖嗖刀子般的目光从半翕的眼中逼出，抿紧双唇一边嘴角微微翘起，好，这是副刻薄、冷笑的脸谱。待走到他的面前，她只需说一句话：“哦，是你，听说混得不得法，怎么？攀龙附凤并没有使你平步青云啰？”她想看着他无限懊丧的神情，看着他胆怯地乞怜的目光，